

孺子帝

皇座上的囚徒

冰临神下

◎ 著

孺子帝

皇座上的囚徒

冰临神下

◎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孺子帝 / 冰临神下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7.11

ISBN 978-7-5596-1051-5

I. ①孺… II. ①冰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48446号

孺子帝

作者: 冰临神下

选题策划: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咎亚会 夏应鹏

装帧设计: Violet 刘珍珍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嘉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461千字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 印张26.5

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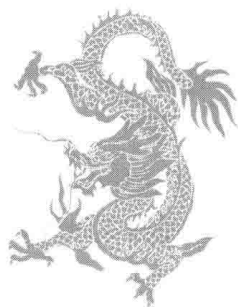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596-1051-5

定价: 39.8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楔子



众妙四十一年七月晦，一个漫长的时代结束了，大楚天子在饱受疾病的多年折磨之后，于当夜驾崩，享寿五十八载，在位四十一年，谥号为武帝。三十三岁的太子在床前继位，身前跪着先帝指定的五位顾命大臣，两边匍匐着十几名内侍。

一个月后，武帝入葬陵墓，新帝正式登基，与列祖列宗一样，从《道德经》中选拣一个词，定年号为“相和”。

按照惯例，新年号要到次年正月才正式启用，这一年剩下的几个月仍然属于已然入土为安的老皇帝，可新皇帝迫不及待地开始拨乱反正，取消大批法令，大赦囚徒，贬斥人所共知的奸佞，拔擢含冤待雪的骨鲠之臣……

当然，大楚以孝道立国，新帝每一份公开的旨意里，都要用一连串优美而对称的文辞赞扬武帝的功劳，然后才指出一点儿小小的瑕疵与遗憾，诚惶诚恐地加以改正。

武帝在位期间，大楚步入盛世，没人能否认这一点。只是这盛世持续的时间太长了一些，就像是一场极尽奢华的宴会，参与者无不得尽所欲，可是总有酒兴阑珊、疲惫不堪的时候，面对再多的佳酿与美女，也没办法提起兴致，只想倒在自家的床上酣然大睡。

新皇帝没时间酣睡，他已隐忍太久，想要尽快收拾这一地狼藉。

可惜，天不遂人愿，在给予大楚一名在位长达四十一年皇帝和前所未有的盛世之后，它也懈怠了，忽略了对继位天子的看护。

相和三年九月晦，年仅三十六岁的新帝驾崩，谥号为桓帝，留下孤儿寡母和草创的新朝廷——说是乱摊子也不为过。

不幸之中的一点儿万幸是，桓帝有一位嫡太子，天命所归，无人可争，武帝指定的顾命大臣也还在，足以维持朝纲。

小皇帝时年十五岁，从小就得到祖父武帝和父亲桓帝的喜爱，由天下最为知名的饱学鸿儒亲自传道授业解惑，登基之后，外有重臣辅佐，内有太后看护，俨

然又是一位将要建立盛世的伟大帝王。

可老天还没有从懈怠中醒来，仅仅五个月之后，功成元年二月底，春风乍起，积雪未融，小皇帝忽染重疾，三日后的夜里，追随先帝而去，未留子嗣。

不过四年时间，三位皇帝先后驾崩。

时近子夜，离小皇帝驾崩还不到半个时辰，中常侍杨奉踉踉跄跄地冲出皇帝寝宫，在深巷中独自奔跑，心脏怦怦直跳，全身渗出一层细汗，大口地喘息，好像刚刚死里逃生。对于一名五十几岁的老人来说，他真是拼命了。

杨奉的目的地是太后寝宫，驾崩的消息早已传出，所以他不是去送信，而是另有所谋，他已经后悔自己出发太晚了，可他必须在自己一手带大的皇帝面前尽最后一刻的忠心。

杨奉是极少数能在皇宫里随意跑动的人之一，他很快就到了太后寝宫。守门的几名太监眼睁睁瞧着他跑进宫内，没人出面阻拦，可庭院里还有十余名太监，他们就不那么好说话了，看到杨奉立刻一拥而上，架起他的双臂，向外推搡。

杨奉纵声大呼：“太后！大难临头！大难临头……”

一名太监扯下腰间的荷包，整个往杨奉嘴里塞去。

杨奉寡不敌众，眼看就要被架出太后寝宫，这时东厢房里走出一人。“住手。”他说。声音不甚响亮，却很有效。太监们止住脚步，将杨奉慢慢放下。

杨奉吐出嘴里的东西，推开身边的人，不顾肌肉酸痛，大步走向东厢房，心中满是鄙夷与斗志。

廊庑之下的说话者是一名年轻内宦，刚过二十岁，穿戴着宫中常见的青衣小帽，十分修身合体，显然经过精心裁制，脸上带着一丝悲戚，更显从容俊雅。

这人名叫左吉，是太后寝宫里的一名小小侍者。杨奉不愿随意猜测，可他真希望能从左吉身上揪出几缕胡须来。

杨奉盯着左吉的下巴，生硬地说：“我有要事，必须立刻面见太后。”

左吉微笑道：“请，我们等杨公已经很久了。”

杨奉深吸一口气，脸上也露出微笑：“哦？原来是我来晚了。”

在杨奉眼中，左吉是个知书达礼的杂种，给全体宦官丢脸，也是一个绣花枕头，除了令人鄙视，暂时没有太大的威胁，他真正的敌人在东厢房内。

左吉突然上前两步，一把抓住杨奉的胳膊，悄声问：“你一直在陛下身边，他对你说过什么？”

杨奉打量了他几眼：“陛下早就昏迷……你以为陛下会说什么？”

左吉松开手，笑了笑，马上觉出不妥，又露出悲戚之容：“我以为……陛下会提起太后。”

杨奉甩开左吉，事有轻重缓急，他现在不想提出任何怀疑。

中司监景耀站在房间，迎候杨奉。

景耀是皇宫里职位最高的太监，年纪比杨奉大几岁，先后服侍过三位皇帝，马上又要迎来第四位。过去的十几年里，杨奉则一心一意地服侍皇太孙，亲眼看着主人一步步成为皇太子、皇帝，又在最后一刻握着主人的手，感受着温度与权力一起消逝。

“杨常侍，你不该来这里。”景耀长得矮矮胖胖，脸上一团和气，若不是穿着太监的服饰，倒像是一名慈祥的老太婆。

“事发非常，管不了那么多规矩，我来这里是要挽救所有人的性命。”杨奉不肯向上司行礼。

景耀的微笑像是刚刚吞下一只羊的狮子在打哈欠，凶恶，却很真诚：“无召擅闯太后寝宫，杨公，这可是死罪。”

左吉站在门口无声地叹息，他的地位很稳固，犯不着像恶狗一样争权夺势。

杨奉左右看了看：“太后在哪里？”

景耀露出戚容：“陛下不幸晏驾，太后悲不自胜……杨公，你这时候不应该留在陛下身边吗？”

杨奉不理睬景耀，转身面对左吉，知道这个人是自己与皇太后之间唯一的桥梁：“太后决定选立哪位皇子继位？”

杨奉话音刚落，景耀脸上的和气一扫而空，一步蹿到杨奉面前，厉声道：“大胆奴才，这种事也是你能说的吗？”

杨奉侧身，仍然面朝左吉：“太后危在旦夕，朝廷大乱将至，左公身为太后侍者，肩负天下重任，可愿听一句逆耳忠言？”

左吉显得有些惊讶，似乎没料到自己会受到如此重视，不太肯定地说：“这种时候……太后的确该听几句忠言。”

景耀退到一边，愤恨的目光射到地板上又弹向杨奉。

杨奉缓缓吸入一口气，如果说擅闯太后寝宫是死罪，他接下来要说的每一句话都足以招来灭族之祸：“皇帝尚有两个弟弟，三年前被送出皇宫，可有人前去迎他们进宫？”

景耀插口道：“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‘逆耳忠言’，原来不过如此，我早已做好安排，明天一早就将两位皇子接来。”

“等到明天就来不及了！”杨奉抬高声音，“朝中大臣会抢先一步，从两位皇子当中选立新帝，留给太后的只是一个虚名。至于咱们三位，都将成为人人痛恨的奸宦，不杀不足以谢天下。”

景耀哼了一声：“陛下晏驾还不到半个时辰，朝中大臣不可能这么快就有所动作。”

的确，皇帝得病不过三日，就算是医术最为精湛的御医也料不到病势会发展得如此迅猛。

杨奉压低声音对左吉说：“太后相信身边的每一个人吗？”

左吉脸色微变：“杨公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太监不可信。”杨奉自己就是太监，可他仍然要这么说，“咱们是藤蔓，天生就得依附在大树上，一棵大树倒了，就得寻找另一棵，我相信，已经有人将消息传给宫外的大臣了。”

景耀摇摇头：“不可能，没人有这个胆量，而且宫卫森严……”

左吉没有那么镇定，他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事情：“我……我去见太后。”

左吉匆匆离开，景耀一团和气的脸上怒意勃发，低声吼道：“你的大树倒掉了，这时才想换一棵大树，已经晚了。”

杨奉冷冷地迎视景耀：“你应该感谢我。”

“感谢你？就因为你说了一句无用的废话？朝中大臣一盘散沙，绝不敢擅立新君。你故意危言耸听，无非是想取得太后的信任。”

“朝中大臣并不总是一盘散沙，尤其是在对付咱们这种人的时候。景公，你多少也该读一点儿史书。”

景耀面团似的白脸顷刻间变得通红，隔了一会儿他说：“杨公想必读过不少书，你能预测自己是怎么死的吗？”

两名太监互相怒视，像是准备决斗的剑客。

左吉很快返回，跟他一块儿来的还有皇太妃上官氏，她的出现立刻消融了客厅里的剑拔弩张。

上官皇太妃是皇太后的亲妹妹，完全可以代表皇太后本人，她一言不发地坐在椅榻上，身边没有侍女。接受三名太监的跪拜之后，她呆呆地想了一会儿，从袖中取出纸札，说：“太后已经拟定手谕，你们即刻前去迎两位皇子入宫。”

景耀想说什么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

上官皇太妃又想了一会儿，继续分派任务：“景公，有劳你去迎接东海王，杨公——”

杨奉马上站起身：“我愿意留在宫内为太后奔走，而且我还有一些话要面禀太后。”

上官皇太妃摇摇头：“其他事情先不急，有劳杨公前去迎接另一位皇子。”

杨奉一愣，他刚刚打赢一场战斗，转眼间又由胜转败。眼下形势微妙，留在太后身边是最好的选择，但这个位置只属于左吉，其次的选择是去迎接东海王，可分配给他的却是另一位皇子——迄今为止连王号都没有的皇子。

杨奉没有选择的余地，只能恭敬地领命。

两名太监开始了竞争，杨奉向寝宫大门跑去，景耀招呼庭院里的手下。两刻钟之后，杨奉聚集了自己的随从，与景耀一伙在皇宫东青门相遇，守门郎显然对宫内发生的事情有所察觉，正紧张地查看太后手谕。

景耀走到杨奉身边，低声道：“恭喜杨公，迎立孺子称帝，这份功劳可不小。”

说到“孺子”两个字时，景耀加重了语气，因为这就是另一位皇子的小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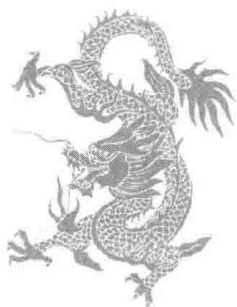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真该多读一点儿史书。”杨奉冷冷地说。只要没死，他就不肯承认败局已定，无论分派到自己手里的是个什么东西，他都要好好利用。

目 录

- 楔子 / 001
- 第一章 进宫 / 001
- 第二章 太庙里的交易 / 013
- 第三章 皇帝的招供 / 025
- 第四章 风波 / 038
- 第五章 宫中的士兵 / 050
- 第六章 皇帝总是一无所知 / 061
- 第七章 进退 / 073
- 第八章 真假 / 085
- 第九章 奇怪的宫女 / 097
- 第十章 皇太妃的暗示 / 109
- 第十一章 联系者 / 121
- 第十二章 新婚之夜 / 133
- 第十三章 翻窗 / 145
- 第十四章 回信 / 157
- 第十五章 无恙 / 168

- 第十六章 背上的字 / 180
- 第十七章 望气 / 192
- 第十八章 地动 / 204
- 第十九章 僵持 / 216
- 第二十章 翻墙 / 228
- 第二十一章 俊侯 / 240
- 第二十二章 无人相信的真相 / 252
- 第二十三章 退位 / 264
- 第二十四章 挂名宿卫 / 276
- 第二十五章 衙门口 / 289
- 第二十六章 老妇闯门 / 301
- 第二十七章 愿望 / 313
- 第二十八章 以下观上 / 332
- 第二十九章 疯僧疯语 / 344
- 第三十章 赌局 / 356
- 第三十一章 以一敌多 / 369
- 第三十二章 第一份邀请 / 382
- 第三十三章 师出有名 / 394
- 第三十四章 勋贵的玩法 / 406





第一章

进宫

韩孺子在睡梦中被一阵摇晃弄醒，嗅到了熟悉的气味，他没有睁开双眼，懒懒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起床，孺子，咱们要回去了。”

母亲的声音缥缈得如同仙乐。韩孺子强撑着抬起眼皮，在朦胧的灯光中，看到了母亲既兴奋又紧张的脸孔：“母亲……”

“神佛保佑，咱们终于能回去了。”母亲重复道，声音激动得有些发颤。

“回哪儿？”韩孺子慢慢坐起，还是没明白状况。

“回宫里，你要当皇帝了。”

韩孺子揉揉眼睛，终于清醒过来：“我不想回去，也不想当皇帝。”

母亲攥住儿子的一只胳膊：“不准你说这种泄气话，永远也不准，明白吗？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会有许多人挡在路上，你得……”

母亲不知该怎么说下去了，儿子刚刚十三岁，正处于对人情世故似懂非懂的阶段，很容易误解大人的话。“皇位本来就应该是你的。”母亲温柔地说，“武帝是你的祖父，他喜欢你，亲自给你起的名字，若不是太早驾崩，武帝会立你当皇太孙。”

韩孺子点点头，母亲经常对他唠叨这些话，可老实说，他根本不记得祖父的模样。他迅速穿衣戴帽，与母亲一块儿走出房间。

外面很黑，也很冷，庭院里影影绰绰地站着许多人，没有人点灯，母亲将儿子推到身前，用高傲的语气说：“这就是武帝之孙、桓帝之子。”

庭院里呼啦啦跪下一片人影，韩孺子很紧张，但是没有退却，他不想让母亲失望。

离得最近的一个身影起身走过来，一股冷风随之而至，韩孺子对这股冷意印象莫名其妙地深刻，多年之后都无法忘怀。

“我是中常侍杨奉，迎请皇子进宫。”

母亲听出了中常侍话中的不敬，于是用更冷淡的语气说：“只是一名中常侍？”

杨奉点下头，微微弯腰，对韩孺子说：“请皇子登车。”

韩孺子回头看向母亲，夜色中，母亲的脸色像是笼罩着一层冰霜。

“我们娘儿俩是被撵出皇宫的，想让我们回去，绝不能这么随随便便。”她说。

杨奉的腰弯得更深一些，脸上露出不以为然的笑容：“王美人，老奴只是奉命行事，而且——宫里的另一批人此刻正在迎接东海王的路上，不用我多说，王美人也该明白早一刻回宫有多么重要。”

王美人立刻被说动了，上前一步，站到儿子身边：“好，这就出发。”

杨奉没动，他身后的众人影也没动。

“我们娘儿俩的命都握在杨公手里，请杨公有话但讲无妨。”王美人的语气出人意料地软下来。

“我接到的旨意是只带皇子一人进宫。”

王美人神情骤变，这一回却没有争辩，也没有发怒，而是慢慢地将儿子推向外人。

韩孺子惊讶地回头：“母亲，我不……”

“听话。”王美人声音虽低，却不容质疑，“你先进宫，然后……然后……再接我进去。”王美人凑到儿子耳边，用更低的声音说，“记住，除了你自己，别相信任何人，也别得罪任何人。”

韩孺子开始感到惊恐了，他在母亲的推动下不由自主地向前挪蹭，另一双手臂将他接了过去，然后人群拥来，像乌云一样将他淹没。从这时起，韩孺子失去了大部分知觉，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家并坐上马车的，马车没有封闭车厢，只有一顶华盖，他一遍遍回头张望，总觉得母亲仍然跟在后面，看到的却只是十几名陌生骑士，直到驶出两条街之后，他才想起自己居然没跟母亲告别。

“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。”韩孺子心里这么想，嘴里不知不觉说了出来。

京城夜晚向来平静，街道上的马蹄声因此异常响亮，坐在韩孺子身边的杨奉听到了低语声，扭头和蔼地说：“我见过小时候的皇子。”

韩孺子没吱声。

“皇子今年……十二岁了吧？”

“十三。”马车奔驰得太快，韩孺子觉得五脏六腑都空了，整个人轻飘飘的，居然还能稳稳地坐在车厢里，他感到很意外。

杨奉继续盯着少年，他得在最短的时间内估量出这名皇子的价值：“你看上去不大。”

韩孺子不比同龄人矮小，让他显得幼稚的是神情，他就像是一只落入狗窝里的小猫，茫然失措，一时间无法接受太多的陌生面孔和气味。

“皇子很少出家门吧？”杨奉想起来了，桓帝还是太子的时候，王美人就不太受宠，带着儿子居住在一座偏僻的跨院里。太子继位，王美人母子随之进宫，但仍然受到冷落，仅仅一个月后，就因为“皇子年岁渐长，不宜久居禁内”，母子二人都被送出皇宫。

无论如何，再不受宠的皇子也会在十五岁之前获封王位，这是大楚的祖例，很可能被封到偏远卑湿之地，可终究是一方诸侯，王美人也会成为王太后，从此远离皇宫的监视与嫉妒。

杨奉突然有一点儿心软，坐在身边的少年是只小绵羊，另有美好前程，现在却被他带入狼群。

“什么时候……能将母亲接进宫里？”韩孺子小声问。

杨奉暗自嘲笑自己的一时软弱：“等你能发布旨意的时候。”

“那要等多久？”韩孺子追问道。

杨奉沉默片刻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如果只是等的话，永远也等不到。”

韩孺子没能明白太监话中的深意，但是从对方的神情与语气中察觉到了冷淡，于是闭上嘴，他是皇子，却从来没有过高人一等的感觉。

杨奉站起身，冲前排的御者大声说：“前面右拐，走蓬莱门。”

“杨公，蓬莱门比较远……”御者很意外，不明白着急回宫的杨常侍为何舍近求远。

“看路！”杨奉在御者背上重重拍了一下，坐回原位，转身冲身后的骑士挥挥手。

御者不敢再提疑问，在路口拐弯，奔向皇宫东北方的蓬莱门，车后的十几名太监分为两路，一路追随马车，一路仍向东青门前行。

天边露出一丝光亮，车夫有些慌张地叫了一声“杨公”。

前方街道上有一队士兵拦路。

杨奉猛地站起身，夜色还在，他看不清那些士兵的来历，将两只手都按在车夫的肩上，吼道：“跑快一点儿，没人敢拦大内车驾！”

前方的士兵也在大叫大嚷，命令马车停下。

韩孺子稍稍侧身，目光越过全力奔驰的四匹骏马，看到至少二十名士兵排成两行堵住去路，个个手持长枪。

马车冲不过去的，他想。他扭头看向杨奉，五十多岁的老太监正像准备扑食的恶狼一样前倾身体，双手压在车夫肩上，好像在替对方使劲儿。

“再快一点儿！”杨奉大吼。

韩孺子感到吃惊，他见过一些太监，个个谨小慎微，像一群蹑手蹑脚的猫，中常侍杨奉跟他们不一样，更像是一只训练有素的猎犬。

拦路的士兵越来越近，韩孺子一只手紧紧抓住车厢，做好了车仰马翻的准备。数名骑士超过马车跑在前面，发出一连串的咒骂与命令。

最终，不知是什么因素起了作用，拦路的士兵居然让开了，马车继续前行，韩孺子更加惊讶，这是他第一次见识到勇往直前的力量。

杨奉坐回原位，半晌没有作声，突然扭头问：“你真想接母亲进宫？”

韩孺子连连点头，他当然想，从小到大他还从来没离母亲这么远过。

“好，皇子看来是个安静的人，从现在起，请皇子保持安静，一切事情都交给我处理，好吗？”

韩孺子再次点头。

天刚亮的时候，马车顺利驶入皇宫，韩孺子对这里毫无印象，懵懵懂懂地被安置在一间屋子里。

没多久，一名太监匆匆进来，满头大汗，很可能是跟随杨奉的骑士之一：“景公一行被拦在了东青门。”

杨奉兴奋得在地板上跺了一脚：“我就知道，拦者是谁？”

“说来奇怪，居然是太学的一群弟子，嚷嚷着说什么不合大礼。”

“有什么可奇怪的，真正的幕后主使不会这么快就露面。嗯……你马上再去东青门，宣布孺子皇子已经入宫，或许能为景公解围。”

送信的太监一愣，没有多问，立刻退去执行命令。

杨奉转向韩孺子：“别害怕，记住，你将得到的一切都是我为你争取来的。”

韩孺子点头，母亲让他不要相信任何人，可他现在两眼一抹黑，除了这名老太监，找不到任何依靠。

杨奉盯着皇子看了一会儿，原地转身，大步离开。

房间里再没有其他入，韩孺子静静地坐在椅子上，怀疑自己还在梦中，待会儿就能听到母亲催促自己起床的声音，可外面的阳光越来越亮，表明到目前为止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真实的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屋外传来两个人的争吵声。

“是你向大臣告密，让他们在东青门设下埋伏，然后再假装好人！”这个声音极为愤怒。

“景公，别把料敌先机当成告密，咱们都在一条船上，总得有人能发现前方的危险，你该庆幸我是个聪明人。”这是杨奉的声音。

“别跟我要花招儿，咱们去见太后，你骗不了所有人！”

韩孺子仍然静坐不动，恍惚间明白，这里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有关系，同时又都与他无关。

推门声响，一名与韩孺子年龄相仿的少年走了进来，穿着绣满图案的锦袍，看见韩孺子，少年愣了一下：“你也是来争皇位的？看来咱们是兄弟了，有人说我以后要封你为王，可我觉得把你杀死才是一劳永逸的做法。”

韩孺子遵从杨奉的提醒，一言不发。

同父异母的两兄弟就这样见面了，没有外人，没有介绍，更没有亲情，互相打量着——后到的少年打量得更多些，韩孺子很快低下头。

少年就是另一位皇子东海王了，虽然三年前也被“撵”出皇宫，他对这里却好像十分熟悉，和在家里一样自在。他几步走到另一张椅子边，将身子倚在上面，轻轻晃动离地的双脚。

“我还以为会遇到多厉害的对手，你让我失望了。”东海王的声音里透出不该有的成熟与冷酷，目光没有瞧向旁边的兄弟，而是专心观察自己的靴子，“可是等我当上皇帝，还是得杀死你，至少得将你关起来，永远不见天日。‘卞和无罪，怀璧其罪’，你得明白，只要你是皇帝的儿子，对我就是一个威胁。”

韩孺子不想再遵守杨奉的提醒了，小声说：“当今皇帝就没杀死咱们两个。”

“哈，当今？他已经死了，驾崩了。他是太后唯一的儿子，年纪也大，是嫡长子，咱们都争不过他，所以他没必要斩草除根。咱俩不一样，按出身，我比你尊贵得多，按年纪，你比我大一点儿，可能就是几天。太后的嫡子死了，应该是我继位，可是总会有几个迂腐的家伙说什么‘长幼有序’，弄得人心混乱，逼得我不得不收拾你。”

韩孺子“嗯”了一声，觉得东海王的话颇有几分道理。

“不过——”东海王重新打量韩孺子，“我瞧你人还不错，比较老实，或许可以饶你一命，在皇宫里找个僻静的角落关你几年，等我地位稳固之后，还可以封你为……不，不能封你为王，你就留在皇宫里，让我随时能看到你，干脆你当太监吧。”

韩孺子摇摇头，他对太监没有坏印象，可他知道那是一个卑贱的行当。

东海王跳下椅子，双手叉腰，站在韩孺子身前：“从现在起，你得学会讨好我，要不然我还是会杀死你。”

韩孺子没抬头，等了一会儿才低声说：“我要回家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东海王笑得眼泪都出来了，“你是傻子吗？成王败寇，我是王，你是寇，哪儿来的家？你还是想想怎么讨好我吧。”

韩孺子好一会儿没吱声，然后抬起头迅速扫了东海王一眼：“中常侍杨奉接

我进宫的。”

东海王皱起眉头：“那又怎样？中常侍在皇宫里只是小官，我知道杨奉，他在皇帝还是太子的时候精心侍候了几年，皇帝一死，他就是丧家之犬。不过你倒是提醒了我，等我登基，一定要收拾杨奉。”

韩孺子又惊诧地看了东海王一眼。

“杨奉是个奸臣，你不知道他做过多少坏事，足够砍十次头。”东海王轻蔑地哼了一声，回到椅子上，“你还真是无知，倒也不怪你，谁让你母亲地位低贱呢，父皇根本不喜欢你……干吗？”

韩孺子站在地上，怒气冲冲地盯着东海王，脸颊憋得通红。

“你得习惯听实话。”东海王一点儿也不害怕这个大自己几天的兄长，“事实如此，你母亲从前是一名宫女，在外面连个亲戚都没有，我们崔家——你知道我外祖是谁吗？是武帝朝的宰相；我大舅舅如今是南军大司马，京城的一半军队都归他管；二舅舅……”

东海王滔滔不绝地罗列了一大串亲戚，听他的意思，整个大楚朝都是靠崔氏一族支撑起来的。

韩孺子的怒气消退了，坐回到椅子上，静静地听着，等东海王终于闭嘴，他问：“太学弟子们为什么在东青门阻止你进宫？”

“大臣们想在宫外立我为帝，可他们胆子太小了，居然只派出一群乳臭未干的家伙来闹事。”东海王无所谓地说。

韩孺子“嗯”了一声，这一声别无含义，东海王却被激怒了：“你怀疑我说谎吗？我们崔家把持朝政已经十几年了，我的姑祖母是武帝皇后，若不是走得早，她现在就是太皇太后，上官太后也得听她的。你惹怒我了，我一登基就要杀死你，把你和杨奉一块儿杀掉，你们都是奸臣。”

威胁听得太多，韩孺子反而不怕了，他还想提一个问题——为什么东海王也是孤身一人进宫呢？可他忍住了，他越来越确信，决定一切的不是这位夸夸其谈的“皇弟”。

东海王突然闭嘴，跳下椅子，快步跑到门口，透过门缝向外张望：“宰相殷无害来了，这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，从来不肯出头，指望他什么事情也办不成，等我当了皇帝，一定要将他贬退。当然，不能太着急，怎么也得等上半年，不能像父皇一样急于求成。”

东海王一直留在门口向外窥视，他倒是见多识广，什么人都认得。

“右巡御史申明志也来了，大家都说他刚直不阿，我看他是有勇无谋，有时候读书太多也不好，满嘴的春秋大义，他可能会支持你，就因为你比我大几天。

你别得意，申明志在朝中人缘极差，大家都怕他，可是谁也不赞同他，他越支持你，你越不可能当皇帝。

“左察御史萧声，哈哈，他是我们崔家的人，跟申明志是死对头，他肯定支持我。”

“兵马大都督韩星，他是宗室重臣，也是个老实人，论辈分还是咱俩的叔祖呢，跟宰相殷无害一样，不敢做事，只能守成。等我当了皇帝，就让他回乡下去，兵马大都督虽说是个虚职，好歹也是正一品，得交给宗室中最值得信任的人，反正不会是你。”

“到目前为止，咱们算是打成平手吧，你别得意，真正决定谁能继位的不是这几个人。”

韩孺子不想显得太无知，插嘴道：“应该是皇太后吧。”

这句话又将东海王惹恼了，他猛地转身，横眉立目：“你真是个讨厌的家伙，既愚蠢又不会说话，谁告诉你皇太后能决定一切的？是你母亲吗？你们母子一样笨，皇太后的大权都来自皇帝，皇帝驾崩，就只能依靠本家子弟，上官氏当皇后三年，当太后不到半年，亲属在朝中根基未稳，连商议大事的资格都没有，不像我们崔家，早在武帝时子孙就已布满朝廷。”

韩孺子轻轻晃动双腿：“怪不得你认识这么多人。”

东海王以为这是道歉，心意稍平，语气也缓和下来：“这都是师傅教给我的。”

“你有师傅？”

“难道你没有？”

韩孺子摇摇头。

“这就是不受宠的结果，我师傅是天下知名的大儒，弟子无数，至少有十名弟子如今是三品以上的大官，他自己倒不爱当官，我舅舅好不容易才将他请来。你没有师傅，谁教你识字呢？”

“我母亲。”

东海王鄙夷地笑了一声：“那你认不得多少字。”他说罢转身接着观察屋外，没多久，兴奋地在门上拍了一下，“我舅舅终于到了，崔宏，你肯定听说过吧，南军大司马，京城的一半军队都归他管。这样我就放心了，师傅也该放心了，等我继位，早晚让他当宰相。”

“你刚才说他不爱当官。”

“那是因为我还没当上皇帝。”东海王回头看了韩孺子一眼，不明白这有什么可疑惑的。

又有几位官员进宫，东海王越来越得意，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当皇帝以后的